

分析探讨

澳洲华人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参政诉求： 2007年大选以来的变化*

高佳

(墨尔本大学 亚洲研究所,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3010)

[关键词] 澳洲华人; 华人参政; 科伦坡计划; 中澳关系

[摘要] 论文以2007年本尼朗选战为起点, 分析了澳洲华人新获得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对政治参与意向的影响, 包括2007年大选以来出现在澳洲华人社区的参政、议政诉求, 华人参与澳洲政治生活的各种形式以及影响他们参与的若干因素。认为在澳华人已经成为澳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力正在显著提高, 并且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图分类号] D634.3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3)03-0019-14

Middle-Class Status of Ethnic Chinese in Australia and their Demand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anges since the 2007 Election

Jia GAO

(Asia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VIC 3010, Australia)

Key words: Chinese in Australi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middle-class status of ethnic Chinese in Australia, this paper is aimed at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sing the widely-debated issue of overseas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of their host countries.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Australian Chines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since the early 1990s, and their community-wide demand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actual power of influence are also increasing rapidly. The battle for the seat of Bennelong, an inner north shore Sydney electorate, where ethnic Chinese account for a large fraction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during the 2007 Federal election was a turning-point in promoting greater participation by ethnic Chinese in political processes in Australia. This paper will analyse the new middle class status of ethnic Chinese living in Australia,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political aspirations, especially various form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public life in Australia and the level of their influence since the Bennelong battle.

[收稿日期] 2013-03-29; [修回日期] 2013-07-14

[作者简介] 高佳, 男, 博士, 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1988年首届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社会学奖获得者, 现任墨尔本大学文学院助理院长(中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代理主任、亚洲研究所高级讲师。

* 本文部分观点与分析视角得到出席华中师范大学于2012年6月举办的“第七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位国内同行的指点, 在此表示感谢。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迅速变化，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澳洲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使相当高比例的华人升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而且在过去十几年中导致了全社区范围内政治参与诉求的不断升高。2007 年澳洲联邦众议院大选中发生在悉尼近郊西北部华人聚集的本尼朗（Bennelong）选区一战，^[1]成为澳洲华人参政、议政历史上的一个新转折点。本尼朗选区自 1949 年设立以来，一直是代表保守势力的自由党的席位。代表自由党的前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在 2007 年大选前在该席位上稳坐了 33 年。2007 年，工党推出澳洲广播公司前著名女电视节目主持人麦克尤（Maxine McKew）参选，挑战霍华德的席位。由于本尼朗选区高达 10% 的华人和大量韩国移民改变投票意向，^[2]霍华德败选，成为澳洲历史上第二位未能赢得本选区席位而下台的总理。

本文将基于文献分析及作者 20 多年来直接参与观察华人社区政治和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材料，^[3]以 2007 年本尼朗选战为起点，分析澳洲华人新获得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对政治参与意向的影响。本文分析的重点还包括 2007 年大选以来出现在澳洲华人社区的参政、议政诉求，华人参与澳洲政治生活的各种形式以及影响他们参与的若干因素。笔者认为，在澳华人已经成为澳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力，以直接和间接形式正在显著提高，并且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背景与文献回顾

自 19 世纪 50 年代初淘金时代以来，华人已经在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生活了 160 多年。他们不仅成为开发澳洲大陆的早期移民之一，而且对澳洲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然而，尽管华人在淘金时代以后在一些行业占有主导地位，并且出现过一批活跃的社区领袖，^[4]但由于英国及其他欧洲殖民主义者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一直在澳洲推行白澳政策，华人长期在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受排斥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洲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问题，因而人口增长成为澳洲国家发展的主要策略。但由于白澳政策，澳洲战后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仍为英国及其他北欧、南欧国家。二战结束后，澳洲华人全国人口曾降至不足 1 万人。据 1954 年数据，在澳洲大量增加移民的情况下华人人口也仅为 1.3 万人左右。^[5]在澳洲华人不能进入澳洲社会主流行列的同时，二战后的政治格局却为少量华人移民，特别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华人年轻学生进入澳洲提供了一个机会。这就是 1950 年开始制定，并于 50 年代初开始实施的“科伦坡计划”。

“科伦坡计划”是英联邦国家为应对二战后世界冷战格局、巩固大英帝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地位而制定的一项包括接收留学生在内的援助计划。尽管有冷战政治的背景，但该计划被认为是澳洲转向亚洲的历史性转折机制之一。^[6]其教育计划从东南亚国家招收并吸引了大量华裔背景的学生到澳洲就读。其中很多人毕业后纷纷留在澳洲，或者回国后又移回澳洲，向华人社区输入了数以千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成员。因此，“科伦坡计划”带来的华裔学生移民带动了其他华裔学生移民^①，揭开了澳洲华人历史上的新篇章，改变了华人社区的人口构成和形象。^[7]

纵观过去 60 年多年的历史，澳洲华人人口构成与社区整体社会地位经历过两次大转折，即 20 世纪 50 年代初后实施的“科伦坡计划”与 90 年代初以来大量中国大陆新移民移居澳洲。^②

① “科伦坡计划”曾造成澳洲大学、高等及中等专业院校以及部分中学纷纷开始招收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自费学生，其招生总数为“科伦坡计划”赞助学生总数的五倍之多。

②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除了上述“科伦坡计划”与大陆新移民两大转折外，澳洲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以及由此吸引来的大批华人专业人士，也对改变华人人口构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解释可以被界定为三大转折的观点。笔者认为多元文化政策对华人人口构成的影响远不如另外两大转折重要，所以，本文仍依据“两大转折”一说。

上述两个转折点的共同之处，就是大量具有较高教育水平或者学有专长的华人移居澳洲，使在澳华人的口素质出现了两次跳跃式提升。无论这一变化是归功于澳洲在二战后事实上推行的亚洲化进程，还是由于其日渐功利主义的移民政策，甚至是由于二战后亚洲国家逐步崛起等其他原因，这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澳洲华人社区。澳洲华人由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不足 1 万人增加到现在的近百万人，由一个以“苦力”为主的人群演变为高达 40% 以上的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社区。^[8]这一基于 2006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比最新 2011 年普查发现的华人社区 50% 以上的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数据低近十个百分点。但是，即使依据 2006 年的普查数据，华人人口中近 16% 具有研究生学历，而澳洲全国平均只有近 4%；华人具有本科学位的比例高达 25%，而澳洲平均仅为 16% 以上。

更为重要的是，自“科伦坡计划”实施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吸纳几万中国大陆留学生后，澳洲统治精英阶层尝到了面向亚洲的甜头，更进一步明白了移民政策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90 年代初以来，澳洲移民政策呈现出一种明确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倾向。其变化轨迹继续了“科伦坡计划”以来重视移民教育水平的政策倾向，突出了对澳洲社会经济发展急需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视。图 1 表明澳洲移民政策自 90 年代初以来对技术移民（图 1 黑色部分）越来越重视，其在移民总额中的份额越来越高。近年来，澳洲还将直接投资能力纳入其吸收新移民的标准中，并且不断提高对投资数额的要求。十几年来，中国投资移民一直是这一新政策设计的主要目标。因此，澳洲在过去 20 多年逐步形成了一个教育——技术——投资能力三位一体的功利主义移民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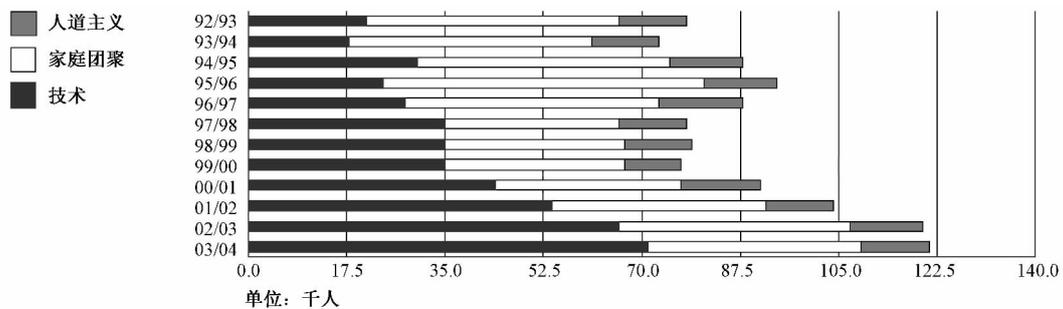


图 1 1992—1993 年度到 2003—2004 年度澳洲移入移民签证类别分布

资料来源: The Commonwealth-Victoria Working Party on Migration, 2004, *Final Report*, Melbourne: 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p. 16.

澳洲的功利主义移民政策在过去几十年非但没有减缓华人移民的移入，相反，人口素质迅速提高的华人成为澳洲移民的主力军。中国也由原来移民数额很低的国家，在 2009 年成为澳洲移民第一来源国。^[9]事实上，除上述移民总数与学历方面的变化外，华人社区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与本文的讨论有关。首先，澳洲华人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数大幅增加。2011 年普查发现，仅中国大陆新移民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数就高达约 26%，而澳洲总人口专业人士的比例仅为 21%。中国大陆新移民从事技术性管理、专业工作以及商业贸易工作的比例占 51% 以上，高出澳洲平均人口三个百分点。^[10]因此，现在澳洲的华人人口已经不再是一个以城市蓝领工人、远郊菜农或矿山工人为主的人群，而是一个以专业人士为主的社区。其次，中国不仅是澳洲技术移民的最大来源国，而且多年来更是投资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澳洲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吸引的各类投资移民中，80% 以上来自中国。^[11]澳洲最新推出的“五百万澳元”投资移民计划吸引到的关注者几乎全部来自中国。^[12]华人投资能力不仅仅是个人、家庭富裕程度的指标，而且象征着华人在社区经

济、社区活动和教育等重大社区发展方面投入能力的改变。再次，华人社区有相当高比例的人经营中小生意，属于中小工商业主阶层。在澳洲现有的经济运作环境下，经营中小生意表明经营者的基本投资能力和可能得到的回报。因此，中小工商业主一般被划归为中产阶级或中上产阶级。同时，他们的经济活动使得他们与各级政府有着更多的互动。另外，澳洲 2011 人口普查显示，华人社区人口远比其他人群年轻。仅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例，大陆移民的中间年龄为 35 岁，比澳洲其他移民人口年轻 10 岁。中国大陆移民 44 岁以下的人数高达 65%，其中，15 岁到 44 岁的人口高达 61%。^[13]这一组数字表明，年轻的华人正在澳洲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他们的作用。总之，澳洲移民政策中这种重视教育—技术—投资能力的功利主义变化，使得华人社区的人口构成及其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早在霍华德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主政期间（1996—2007 年），华人社区首次被主流社会誉为多种族的澳洲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模范社区”之一。^①从此，澳洲华人在澳洲的社会经济地位进入了现在的“模范社区”、“中产阶级社区”阶段。

尽管出现了上述巨大变化，但包括部分华人在内的很多人，对澳洲华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力的认识并未随之改变。不少人的看法与认识还停留在 80 年代以前的水平上，甚至停留在“淘金热”时代。这类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澳洲华人社区在整体上是一个高度边缘化的社区；在政治上，华人更多关注的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切，而在居留国是一个无缘参与政治的沉默社区。^[14]另外有一部分人承认华人的经济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但是仍沿用传统、片面的观点来看待华人在居留国的社会政治影响力。

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反映在各种有关华人参政的一般性评论中，如各类报刊发表的评论，或广播和电视上的口头议论；^[15]而且也反映在一些学术研究出版物中。直到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仍认为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海外华人富裕了，但他们在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中还是一个弱势人群。因此，他们认为需要研究的仍然是华人为什么不参政，以及是否参政的问题。^[16]然而在澳洲，历史学家费约翰曾将这种否认华人融入澳洲社会的努力、否认他们参与当地政治的偏见称为“白人的弥天大谎”，^[17]是欧洲人中心论的偏见。

事实上，海外华人并不是一个不关心、不参与所在国政治的人群，他们只是在不同移民阶段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同。尽管上述否定性态度广为流传，一些有关海外华人的学术出版物研究并记录了不同华人社区的社会政治参与及其行为特征。廖建裕在他对东南亚华人政治行为的研究中便指出，海外华人不仅对祖国的政治感兴趣，而且对移民国的政治也很感兴趣。他认为，华人参与政治的方式会因时、因地而异，因而有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等形式上的变化。^[18]澳洲 2007 年大选后，澳洲一位社会学家指出，本尼朗选战以及发生在大选过程以外的一系列事件，说明华人参政已经不再是参与不参与的问题，而应该当作澳洲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来研究。^[19]

不仅如此，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研究还就华人参政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弗里曼将这些解释概括为三类，即分别从民族文化特征、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理论三个角度分析海外华人参政问题。随着海外华人社区的扩大及其经济地位的提高，受民族文化特征制约的华人政治行为倾向，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他们的参政意向和行为，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其社会经济地位及所在国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其他移民国家，如加拿大 1993 年大选中华人的表现，^[20]也同样发生在澳洲。^[21]2007 年澳洲大选中的本尼朗选战更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变化趋势。

从廖建裕、弗里曼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可见，^[22]海外华人参政、议政问题的研究，很显然仍在受一个基本问题的困扰，即简化了社会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忽略了参政、议政的多样

① 有讽刺意义的是，澳洲华人社区与意大利、希腊移民社区被认为是澳洲三大移民“模范社区”的提法，正是在本尼朗选战中落选的前总理霍华德提出的。

性，而只是简单地考虑正式的、单一形式的政治上的代表性。现有文献，包括非学术性评论中提出的解释普遍认为，所谓华人参政、议政就是指参与华人社区以外的地方政治，就是要争取到所在国国家级或地方级的议员，或其他身份，或直接投身于所在国政党—国家政治过程当中。这种观点显然曲解了一个社会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忽视了海外华人以各种方式影响超出华人社区的决策过程的方式和机制。按照亨廷顿及其同事的定义，政治参与有多种形式：可以是个人或集体的，可以是有组织的或自发的，可以是长期的或一时的，等等。^[23] 本文在借鉴廖建裕、弗里曼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海外华人政治参与扩展到包括选举、游说、社区组织与政治活动，以及个人影响和社区网络在内的等一系列旨在影响决策机构决策过程的活动，以期为澳大利亚华人政治影响力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反映其中产阶级地位的解释。

二、中产阶级地位与 2007 年本尼朗选战

2007 年本尼朗选战是澳洲华人积极参与联邦大选，巧妙使用自己手中选票而影响大选结果的一个公认的、象征性的例证。然而，从历史角度讲，华人参与澳洲各级选举政治并不是从 2007 年才开始的。之前，已经有香港出生、代表自由党的沈慧霞（Helen Wai-Har Sham-Ho）于 1988 年当选为新南威尔士州的上议院议员。^[24] 在联邦议会中，继澳洲本土出生、代表昆士兰乡村党的华裔混血青年刘威廉（Bill O'Chee）从 1990 年到 1999 年担任了十年联邦参议员后，中国大陆出生的陈之彬（Tsebin Tchen）于 1998 年被维多利亚州自由党推选为联邦参议员，^[25] 成为澳洲历史上第一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裔联邦议员。

值得注意的是，2007 年本尼朗选战还有三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特征。首先，从选举直接后果看，使澳洲政坛为之一震的 2007 年本尼朗选战胜出的并不是华人政治家，而是从一个典型的澳洲白人（保守派前总理霍华德）换成另外一个典型的白人（前电视节目主持人麦克尤）。其次，从政党政治角度讲，当时胜出的是工党的代表，并非真正反映或者代表该选区华人社区的社会经济利益^①再次，如果将 2007 年本尼朗选战时华人帮助工党代表麦克尤胜出，与三年后的 2010 选战中华人又帮助该选区重新回到自由党手中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分析，发生在该选区的变化，特别是华人投票意向、选举政治行为以及由此决定的选举结果，似乎更显得有意义。

2007 年本尼朗选战的上述特征，对解释这次公认的、华裔参与选举政治象征性的转折提出了挑战。过去几年，对 2007 年本尼朗选战以及 2010 年该选区又回到自由党席位的变化，各界有着不同的解释。

首先，对于不少华人社区成员和其他中国读者来说，号称第一个会讲汉语的澳洲工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被认为是一个因素。这种被放大的观点认为，陆克文会讲中文，并由此而得到的“中国通”形象，对于华裔选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② 依照这一解释逻辑，有人认为三年后工党又丢掉本尼朗选区，也是因为工党内部出现纷争，后来的工党总理吉拉德将陆克文排挤下台，而失去华裔选民支持造成的。^[26] 这一观点为不少人接受，但这种观点非但不代表全社区的真正情况，而且简单地将华人置于一种低层次的从属地位。^[27]

① 澳洲 2007 年联邦大选中，当时在野的工党反对执政的自由党的主要话题，是一项通称为“工作选择”（Work Choices）的劳工关系法案。参见 <http://www.smh.com.au/news/federal-election-2007-news/work-choices-to-stay/2007/11/19/1195321697322.html>。这项自由党执政时通过的法案意在限制工会的部分影响，限制工人罢工，提倡通过劳资双方协商决定工资水平等一系列有利于中小工商业主的政策。但是有着相当高比例中小工商业主的本尼朗华人选民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这类问题上。本文作者 2010 年从该选区几位华人那里得到的第一位的解释是：很多华人对于霍华德过去的反亚洲移民的立场以及容忍种族主义者汉森非常不满。

② 本文作者在悉尼、墨尔本两地见过很多持此观点的华人。此类观点已见于其他出版物，如：田地、李洋《陆克文：总理是位中国通》，新华出版社，2008 年。

第二种观点则强调，霍华德的自由党—乡村党联盟政府在 2007 年大选前推出的劳工政策，是霍华德丢掉席位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大选是霍华德 1996 年上台后的第五次大选。^[28] 按照澳洲大选的一般规律，任何政党连续三次赢得大选都很困难。2007 年以前，澳洲历史上只有包括霍华德在内的三位总理，有过连胜四次大选的记录。其中之一就是霍华德崇拜的前总理孟席斯 (Robert Menzies)，他曾于 1939 年到 1941 年出任总理，之后又从 1949 到 1966 年连续赢得八次大选。作为孟席斯的崇拜者，霍华德深知必须要为大选找到一个政治上的切入点。2007 年，澳洲经济自 90 年代中期走出危机后，已稳定发展了十多年。按照西方经济规律，当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霍华德政府推出改革劳工制度的计划，并以此作为大选的突破口。一向以保护劳工利益自诩的工党，借机发动政治攻势，并在 2007 年击败自由党。因此，不少人认为自由党在本尼朗选区失守与新劳工政策有关，而忽视了华人在这一选区有大量中小工商业主的事实。

另外，也有不少人认为，自由党本尼朗失守是对霍华德的反亚洲倾向，特别是在他任期内一再容忍种族主义者汉森 (Pauline Hanson) 的一种惩罚。^① 来自昆士兰州的无党派女议员汉森自 1996 年当选后公开反对亚裔移民，并成立了以反多元文化、反亚裔为主旨的单一民族党。当时澳洲的舆论普遍认为，霍华德的容忍使这一反亚思潮泛滥全国。为此，华人于 1998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反对种族主义的团结党，并得到了社区的积极响应。团结党创始人黄肇强 (Peter Wong) 还因此出任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议员。^[29] 与霍华德同党的前联邦参议员陈之彬认为，汉森主义泛滥使华人对政治的兴趣提高，1998 年后很多华人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这一观点反映了社区的变化，然而又难以解释前面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即三年后的 2010 联邦大选中，本尼朗选区为什么又回到自由党的手中。

事实上，综合分析过去几年人们发表的评论及各种文献，2007 年华人在本尼朗选战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主要反映的是他们新获得的中产阶级地位，以及他们运用其影响力的一次初步尝试。这一角度既可以解释这次选战的背景和华人的选举行为，也能解释其中一些不合乎逻辑的现象。

如前所述，位于悉尼海湾西北的本尼朗选区自设立以来一直为中产阶级选区，是代表白领专业人士、工商业主及其他中上产阶级的自由党的席位。^[30] 由于发生在 2007 年大选前的选区划分，特别是将 Eastwood 和 Epping 两个区划入本尼朗选区，使得该选区华人比例在 2007 年提高到 10%，其比例大约为澳洲当时全国华人人口所占比例的两倍。上述变动并未改变该选区的中产阶级地位，相反，由于澳洲经济在中国经济带动下所获得的持续发展，该选区周边地区也都先后成为中产阶级集中的地区。

澳洲 2006 年人口普查表明，本尼朗选区近 49% 为双亲加子女家庭，其百分比高出全国平均值 3% 以上。与此同时，通常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困境原因的单亲家庭，在该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数。该地区 15 岁以上人口个人中间收入在 2006 年高出全国平均值约 15%，家庭中间收入高出全国平均值达 27%。2006 年人口普查还发现，该地区居民居前五位就业领域为教育、医疗、餐饮与零售业主、电脑与网络服务及司法和财会。其中，最后四个行业均高于全国平均值。^[31] 因此，该地区专业人士比例高出全国平均值近 10%，而蓝领工人比例仅为全国比例的一半。需要指出的是，该地区华人人口自 2007 年以来继续增长。2011 年人口普查表明，仅仅是中国大陆与香港出生（不含第二代及以后的华人，也不包括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华人）的居民比例就已

^① 笔者在参与观察所获得的材料基础上，还为读者找到一些文献材料，以供澳洲境外读者参考。有关种族主义者汉森，参见：刘樊德 《保琳·汉森今何在？保琳·汉森及其一族党的历程》，《当代亚太》1999 年第 7 期。

增至13%。如依据父母出生地统计,该地区20%的居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32]可见,如果包括祖父母出生地和来自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华人,这一数字还会高出很多。

如同上述人口统计数据一样,人口普查统计到的人均收入也并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该选区华人的实际经济状况。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大量华人经营中小生意,属于澳洲庞大的现金经济的最大得益者。第二,相当一部分新移民从海外带入资金。因此,该地区居民告诉笔者,该地区的房价应当是衡量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或实际收入水平更可靠的指标。2007年悉尼房价的中间价约为57万澳元。^[33]而本尼朗地区房价的中间价当时约为75万~80万。^[34]换言之,只有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较高层次专业工作的人士,才能在该地区购置住房或经营生意。

由于本尼朗选区的中产阶级背景,代表自由党的霍华德稳守本尼朗区议席33年,但在2007年前霍华德仅以高于工党4%的选票连任。由于该选区2004年大选前选区划分出现变动,使亚裔人口比例升高,在不到十万合法选民中两千以上选票的走向足以改变选举结果。正因如此,华人才有可能成为选区举足轻重的人群。

但2007年大选时,华人显然并不清楚如何发挥自身新中产阶级影响力,选举有一定的盲目性。当时大选前,工党看到选票只有4%差距,便在华人社区展开攻势,力求从华人和韩裔人口中拿到几千张选票。应当说,当时占10%的华人以及3%以上的韩裔移民,并不完全同意工党的主张,但他们又不喜欢霍华德在其执政期间对汉森主义的容忍,特别是华人有70%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35]仍然对工党在90年代初大批接受他们居留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华人政党团结党反汉森主义,表达对霍华德的不满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股力量形成了对工党有利的局面,即华人第一次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将霍华德拉下马成为表达其影响力的主要目标。

因此,澳洲广播公司选举问题专家格林(Anthony Green)分析认为,2007年发生在本尼朗以及2010年发生在更多选区的变化,主要受到亚裔移民选举倾向的影响,但其性质主要是象征性的。^[36]然而,由于华人的中产阶级地位和人口规模,尽管他们的参选倾向具有极高的情绪性和变动性,他们已经可以影响澳洲若干选区的选举结果。在澳洲多次选举两大政党得票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华人选票对若干选区的影响已经成为澳洲选举政治中不容忽视的因素。澳洲新快报刊登的一项2010年的调查表明,2007年后,本尼朗选区华人选举意识增强,政治判断能力提高,有47%的华人改变了2007年的做法,倾向于将选票投给自由党,支持工党的比例下降到26%。^[37]由于这一变化,加上华人团体的支持,本尼朗于2010年又回到自由党手中。

最近公布的2011澳洲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本尼朗选区华人比例已突破20%。代表该选区的现任联邦议员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在2011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前,便在国会发言提到这一变化,可见对这一人群选举倾向的重视。而且,这种变化还发生在澳洲其他中产阶级居住区,如墨尔本东郊的奇泽姆(Chisholm)联邦选区。该选区华人比例高达20%以上,且属于两大政党拉锯选区,这都将给华人一个决定选区政治的机会。包括华人在内的澳洲各界都很看重2007年本尼朗选战,其原因就在于在此次选举中华人发挥了特殊作用,是一次改变华人整体参政形象、提高参政意识进而改变政治地位的成功之举。

三、参与地方政治与社区组织推动

本尼朗选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该选战推动了整个澳洲华人社区的参政热情,使得华人在地方政治与社区社团组织活动方面变得越来越活跃。在此,将以2007年大选期间建立的澳洲华人组织“澳华社区议会”(Chinese Community Council of Australia)及其部分成员的活动为例,分析华人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在地方政治、社区组织方面的积极参与。

应当说,在澳洲联邦、州及市政厅三级政权结构中,华人在联邦和州两级议会和政府中还没

有取得应有的代表性。除了前面提到的刘威廉、陈之彬、沈慧霞和黄肇强以外，曾筱龙 (Henry Tsang) 也曾被工党推选为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议员。目前，在联邦议会及政府中，明确有华人背景的只有马来西亚出生的工党参议员黄英贤 (Penny Wong)。在州一级议会中，目前只有柬埔寨出生的维多利亚州工党华裔议员林美丰 (Hong Lim) 一人。

在市政厅一级，即第三级政府中，澳洲历史上有过几位有华裔背景的首府城市的市长，其中达尔文市曾有过三位中文姓名难以考证的市长：Harry Chan (1966 - 1969) (中文名似为邓鸿铨)，Alex Fong Lim (1984 - 1990) 及其女儿、现任达尔文市长林芳 (Katrina Fong Lim)。此外，黄国鑫 (Alfred Huang) 曾于 2000 年出任阿德雷德市长三年，苏震西 (John So) 于 2001 年起出任墨尔本市长八年。现任悉尼和墨尔本市政府中分别有郭耀文 (Robert Kok)、雷示人 (Kevin Louey) 以及王宗坚 (Ken Ong) 等华人担任要职。当然，所有这些都与华人对澳洲做出的巨大贡献非常不相称，远不能反映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和诉求。

2007 年本尼朗选战不仅使华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使更多获得中产阶级地位的华人有了参政、议政的愿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澳华社区议会”应运而生。与其他华人社区组织如有近 40 年历史的“澳华公会”不同的是，“澳华社区议会”是由华人专业人士组成的旨在推动华人参政、议政的社区组织。自 2007 年成立以来，该组织举办了一系列活动，目的高度集中在发动华人参政、议政上。他们频繁使用的口号是“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正因如此，这个只有四五年历史的华人社区团体，组织上已遍布澳洲全国各主要城市，全国性研讨会已召开数次。而且，该组织周围吸引、团结了一批有志于参政、议政的年轻华裔专业人士。

本尼朗选战中华人的作用在澳洲政界和新闻界引起很大震动，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一话题。位于墨尔本的迪肯大学、悉尼理工大学以及亚裔澳大利亚研究者协会先后举办专题研讨会，讨论有关华人参政、议政问题。其中，“澳华社区议会”于 2010 年 9 月与悉尼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以“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华人”为主题的研讨会最为引人注目。^[38] 笔者也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开始观察“澳华社区议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此次研讨会后出版的论文，代表了有关澳洲华人参政、议政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39] 组织者还利用研讨会的机会，在悉尼举办了一次大型社区论坛，邀请华人社区支持不同党派的人士，共同探讨华人在澳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地位问题。

从 2011 年起，“澳华社区议会”将其全国性会议年度化。当年 4 月召开的年度大会，主题为“寻找澳洲华人的声音”。为期两天的大会通过一系列大会决议，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澳洲政府效仿新西兰政府，就华人在澳洲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向华人正式道歉。在此之前，该组织还以新闻稿方式要求自由党承诺继续推进多元文化进程。^[40]

以新闻发布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澳华社区议会”区别于很多华人社团组织的特点之一。该组织周围吸引的年轻专业人士使这种做法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他们注重通过主流媒体表达看法。例如，2012 年初，维多利亚州华裔议员林美丰和“澳华社区议会”维多利亚分会发言人邹慧心 (Wesa Chau) 通过主流媒体大报，表达了华人争取话语权的要求。在一篇发表在澳洲费尔法克斯报系各报的长篇报道中，记者将“富有而没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区称为“中国综合症”^①。但是，通过林美丰和邹慧心，华人社区组织又向澳洲主流社会发出了另外一个信号，即步入中产阶级的华人要在国家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继 2010 年研讨会和 2011 年度大会后，“澳华社区议会”2012 年度大会移师墨尔本，并将会

^① “中国综合症”英文原文为“The China Syndrome”，源于一部电影，后演变为双关语，但此处含义更像是“华人综合症”。原文参见：<http://www.theage.com.au/national/exploring-the-china-syndrome-prosperity-without-profile-20120114-1q0o8.html>。

议主题确定为“继续前进！发出澳洲华人的声音”。为继续争得参政、议政的影响力，大会不仅邀请到联邦政府多元文化部长代表总理吉拉德发言，还邀请到吉拉德的亲密幕僚、联邦贸易部长艾默生（Craig Emerson）到会。大会还邀请到海外华人史研究的几位国际著名学者。尽管会后有一些负面评论，^[41]但此次会议主题之鲜明，层次之高，借助学术界、政界影响力之巧妙，再次将华人的参政、议政推动到一个新高度。

由于华人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潜在的影响力，澳洲各大政党较大的地方组织纷纷争取华人支持者。虽然“澳华社区议会”将自己定义为超党派的社区组织，但其周围凝聚着一些大政党的华裔活跃人士。例如，其维多利亚分会的公关主管杨昶（Mike Yang）就同时在该州在野的工党领袖办公室工作，并兼任该领袖的顾问。^[42] 据称，工党雇用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毕业生，是针对该州自由党雇用来自香港的顾问廖婵娥（Gladys Liu）的一项对策。这些华裔社区的活跃人士，不仅起着为各自的政党拉选票的作用，同时也是为华人争取发言权的代言人。

除邹慧心、杨昶这样的年轻人外，“澳华社区议会”周围还有一批直接参与市政厅一级政府管理工作的年轻政治家。例如，其维多利亚州分会主席蒋天麟（Stanley Chiang）曾出任位于墨尔本北郊的戴瑞滨市（City of Darebin）市长，并仍在担任该市政议员。另外，曾参与“澳华社区议会”活动，但现在专心于莫纳什市（City of Monash）副市长角色的罗介雍（Jieh-Yung Lo）是另外一种典型。与多数华人大学毕业生不同，这位二十几岁的副市长，2006年大学毕业后即开始参与各类基层社区活动，并于大学毕业后两年当选为市政议员。^[43] 有着8%以上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莫纳什市管辖地区，^[44]是前面提到的、有着20%华人人口的奇泽姆联邦选区的一部分。在此类选区作为华人市政议员及副市长的经历，对于该类选区未来的选举及政治走向将产生直接影响。

华人的教育程度以及由此获得的中产阶级地位，正在改变他们长期以来只关注和参与祖籍国政治的倾向，转而参与所在国的政治。这一倾向不仅发生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中，也开始见于有能力的大陆新移民。在华人所占比例平均高达21%、中心地区高达45%的悉尼南郊赫斯特维尔市（City of Hurstville）（当地华人称其为“好市围”）担任市政议员的刘娜心（Nancy Liu）就是这批人当中的代表。刘娜心2000年以技术移民身份来澳洲定居并积极参与团结党活动，已担任市政议员4年。^[45]

四、各类专业人士的影响力

不同于联邦及州一级选举中华裔人口参与有限的情况，中产阶级地位给在澳华人社区带来的大量专业人士，特别是工作已久、身居要职、有成就者，事实上是华人现阶段参政、议政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由于他们的专业身份、行业分布及数量，华裔专业人士不仅能够直接参与各种决策过程，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正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影响。然而，现有的海外华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主题，很少将这批不可低估的群体包囊在华人政治影响力问题的讨论之中。本节将就澳洲华人的中产阶级地位、他们进入的专业领域及其影响力做一初步分析，以期将这一群体纳入未来华人华侨研究的范围之中。

当然，这种华裔专业人士群体并非是2007年之后才形成的。“科伦坡计划”实施十几年后，特别是自澳洲20世纪70年代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来，一些澳洲老华侨的后代和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已经纷纷进入专业人士阶层。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高素质的华裔新移民，在澳洲与亚洲经济挂靠过程中，也被大量吸纳到很多专业岗位上。更为显著的是，由于新、老华人在教育下一代上的成功，华裔青年现在不仅出现在几乎各个专业行业，而且人数增长迅速。这些专业人士，会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在华裔参政、议政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一些研究文献和大量非学术出版物都记录了海外华人不愿直接参与政治的倾向。在不否认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很多人所谓的参政、议政，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仅指在所在国直接

参与党派政治，甚至更狭义地指参与全国大选或地方选举。后者不仅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海外华人普遍持有的现实主义处世哲学，而且也没有注意到直接参政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中也不再是吸引有为青年的行当。换言之，使用狭义概念还忽视了另一事实，即在西方社会中，职业政治家并不为很多人视为一个赖以生存的行业。在西方民主制度弊端百出的情况下，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明、务实的海外华人对此了如指掌。

但是，参政、议政可以有一种广义的、更有意义的解释。很多华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地位，参与并影响决策过程，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参政、议政形式。由于多数华人刚刚步入中产阶级行列，甚至是刚刚摆脱贫困，他们自己及子女一般都会选择从事各类技术含量高、稳定性强、收入高、名声好的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和会计师等既需要学位又需要专业执照的行业，而不会首先直接参与政治。他们多数人的策略都是要首先读完大学专业学位，并得到专业内的任职资格和工作，然后才可能参与其他社会活动。

过去 20 多年，华裔专业人士人数在澳洲不断增多，地位明显提升。他们的影响力在过去几年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文献分析及笔者的直接观察均表明，华裔专业人士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直接参与政治的华裔人群。例如，在高等教育领域，过去 20 年一直有华裔学者出任大学校级领导。这些人不仅来自有使用英语传统的马来西亚等国家，如原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余森美 (John Yu)，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学者，如现任昆士兰大学副校长的逯高清 (Max Lu)。他们两人所在大学在面向亚洲方面，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学。数以百计的其他华裔学者，也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作用。仅以所谓主流媒体披露的事件为例，澳洲迄今唯一的数学界最高奖费尔兹奖得主、年轻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 (Terence “Terry” Tao) 曾利用他的影响，呼吁澳洲政府重视日渐衰落的数学教育。^[46]在近年有关澳洲汉语教育的辩论中，莫纳什大学洪历建 (Hong Lijian) 是第一个公开挑战被认为有严重种族主义倾向的“中国人教中国人”言论的华人学者，使不少有意挑战“华人特权”的非华裔人士至少三思而后行。著名脑外科医生张正贤 (Charlie Teo) 利用 2012 年澳洲国庆日庆典主讲嘉宾的身份，对澳洲的种族主义做出了公开批评。^[47]张正贤是继 90 年代初遇害的著名华裔心脏外科医生、心脏移植技术先驱张任谦 (Victor Chang) 之后最有威望的华裔医生。他对种族主义的批评在澳洲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人对澳洲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问题所持的强烈不满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对澳洲两大政党迟迟不愿解决的船民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呼吁澳洲应该更加容忍，摒弃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种族主义。

在各类专业人士中，澳洲工商界的华裔在过去二十几年对澳洲社会的影响最大、最直接。应当说，澳洲向亚洲靠拢的进程相当艰难。政界、学术界和媒体受到各种种族主义的影响，常常对亚洲化进程抱有抵制态度。对比过去十几年媒体和大学的授课内容以及工商界的报告，便可以看出，工商界有效地抵制了反亚思潮，稳定推动了澳洲与亚洲经济的挂靠。由于这一需要，工商界吸收了大量华裔专业人士。他们有的已得到广泛认可，如曾任职澳洲毕马威 (KPMG) 的张建明 (Jason Chang) 已升任澳中工商会维多利亚分会主席一职；向澳洲推广亚洲艺术的叶绍礼 (Jason Yeap) 被推举为国家美术馆董事会董事。^[48]叶绍礼多次告诉笔者，他会积极推动澳洲主流社会对华人贡献的认可，并正在寻找各种有效途径。

与党派、社团组织不同的是，华裔专业人士没有政治性的组织框架，没有统一政治认识的组织基础，行业分布非常分散，其政治影响力具有很高的行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判断他们政治上支持什么、认同何种观点及持何种立场，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另外，人们能看到的，而且由于实证传统学术研究能够引以为例的，仍然是主流媒体和社区媒体过滤过的案例，而很多有华裔人士直接参与的决策往往是默默无闻的过程。由于缺乏先例，缺乏足够的研究，如何界定华裔人士在各种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题目。但一般来说，华裔专业人士都或多或少因为家庭教育等原因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维护华人利益上都有着比较强的共识。

当然，如表 1 所示，2006 年澳洲华人人口当中有相当高比例出生于当地。这一来源地背景为分析他们的政治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奠定了一个基础。表 1 的数字还表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 2006 年已回升至华裔人口中最大的人群。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还处在移民安置和融入阶段，很多人还有使用英语方面的困难，有的甚至还在澳洲政治问题上无所适从，但这批人的政治倾向和参政、议政水平相对易于了解。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一项早期分析表明，他们当中在中国获得本科学历的高达 40% 多，硕士研究生近 30%，几乎一半人在中国有过中级和高级职称。^[49] 这种整体教育水平，使理解他们的参政、议政意愿及参政行为和影响力成为可能。

表 1 2006 年澳大利亚普查认定的华裔人口出生地分布

出生地	百分比
中国大陆	30%
澳大利亚	23%
马来西亚	10%
中国香港	10%
越南	6%
中国台湾	4%
新加坡	4%
印度尼西亚	4%

资料来源: Jen Tsen Kwok, “Chinese Australian Urban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Journal* 3 (1): 90, 2011.

但是在现阶段，真正在澳洲参政、议政方面最为活跃的，是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及其下一代。本文前面提到的各种例证表明，很多现在活跃在参政、议政第一线的华裔都属于这一人群。他们特有的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华裔参政、议政的形式与内容，成为另一个有待探讨的主题。

五、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澳洲华人社区近年来已不再是一个对参政、议政无兴趣、无能力的群体。2007 年本尼朗选战及其成为澳洲全国上下新闻关注的主要原因，就是华裔参政、议政诉求不断提高的结果。自从本尼朗选战以来，澳洲华裔参政、议政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并同时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发生在多个层次上。长期以来，海外华人直接参政、议政被当作一个客观指标来衡量他们在所在国的被接受程度以及他们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程度。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海外华人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已经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话题。然而，发生在澳洲的事实表明，海外华人参政、议政至少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而且，他们的参与形式有着一种自下而上的特点。由中产阶级地位带来的大量华裔专业人士，在现阶段正发挥着一种更为重要而直接的作用。与此同时，发生在地方政府一级和社团层次上的参与，成为不可忽视的参政、议政形式。

总之，根据十几年来发生在澳洲华人社区的变化，海外华人对于参政、议政的选择，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参与的问题，或像很多人通常所说的外文好不好，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他们对生活的选择。他们的务实选择应当得到理解和尊重，而不应指望他们中的很多人放弃自己的

专业工作，直接或过早地参与政治。事实上，海外华人对参政的谨慎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体制中的问题。与此同时，应当期待的是，海外华人当中的更多人能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发挥他们的作用。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有所成并大量进入专业领域的华裔年轻人，会很快脱颖而出，为维护自己的、家庭的、社区的中产阶级利益，而在所在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扮演更为活跃的角色。在这批人脱颖而出的过程中，已升至中产阶级地位的澳洲华人社区面临的真正政治挑战，是如何帮助华裔年轻人打碎他们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从而为他们真正扎根澳洲社会扫清障碍，创造条件。

[注释]

- [1] Margot Saville, *The Battle for Bennelong: The Adventures of Maxine McKew, Aged 50 Something*,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 John Stewart, "Will the Ethnic Vote Decide John Howard's Future in Bennelong?" *Lateline*, ABC, 2007, <http://www.abc.net.au/lateline/content/2007/s2095242.htm>.
- [3] 从2001年至今，笔者就澳洲华人问题先后发表过十余篇英文学术论文和专著，近期的主要有：Jia Gao, *Chinese Activism of a Different Kind: The Chinese Students' Campaign to Stay in Australia*, Leiden: Brill, 2013; Jia Gao (forthcoming), "Entrepreneurial Chinese in Australia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e impact of rising China", in Minglu Chen (ed.), *The China Impac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accepted in September 2012); Jia Gao, Pookong, Kee (forthcoming), "Striving for relevance to Australia: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migrant experience", in Loretta Baldassar and Pookong Kee (eds.), *China in the World: Migration, Settlement, Diaspora 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Linkages*, Montreal: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accepted in March 2012).
- [4] 针对过于悲观地评价澳洲华人早期社区生活的观点，澳洲 La Trobe 大学两位研究者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不同见解，参见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 以及 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of Racial Equality*.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5] Kee Pookong,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A 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Contemporary Assessment", In *Chinese Association of Victoria: 1982 - 1992 the First Ten Years*, Melbourne: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Victoria Inc., 1992, pp. 39 - 44.
- [6] Daniel Oakman, *Facing Asia: 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 Canberra: Pandanus Books, 2004; 以及 Crispin Hull, "Colombo Plan", *Quarterly Bulletin* 4 (4), 2003, <http://rspas.anu.edu.au/qb/articleFile.php?searchterm=4-4-2> (Accessed in July 2011).
- [7] 有关这一转变的早期出版物，参见 Arthur Huck,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 [8] 此数据出自澳洲统计局2009年出版的报告，但其依据的是2006年澳洲人口普查的资料，见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4102.0Main+Features10Sep+2009>。本文使用2006年的数据，为的是尽量减少人口普查中包含大量中国留学生对数据带来的影响。
- [9] 有关这一变化的报道很多，例如：Peter Martin, "China Now Biggest Source of Migrant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9 December 2009.
- [10] [13] 本组数据出自澳洲移民部据2011年澳洲人口普查资料所做的“中国出生”人口分析，参见 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statistics/comm-summ/_pdf/china.pdf。
- [11] 这一数字估计，参见 Ann-Mari Jordens, "Post-War non-British Migration", in James Jupp (ed.) *The Australian People*,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5 - 70, 2001; Jacinta Allan, *Business Migrants Create New Jobs for Victorians*,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slation.vic.gov.au/domino/Web_Notes/newmedia.nsf/955cbeae7df9460dca256c8c00152d2b/3ddf9f18cc3e8632ca2571a200836137!OpenDocument; DIAC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Fact Sheet 27: Business Skills Migration*, 2010, at: <http://www.>

- immi. gov. au/media/fact-sheets/27business. htm。
- [12] 有关最新统计数字, 参见 <http://www.thestockmarketwatch.co/chinese-media-first-5000000-secret-choose-investment-immigration-story-behind-australia.html>。
- [14] 参见 Amy Freem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2-17.
- [15] 赵小侠 《澳媒称澳大利亚华人“有钱无势”在政界缺乏话语权》, 《环球时报》2012年1月16日,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1/2362401.html>。该文作者所不知道的是, 澳洲主流媒体大篇幅议论此话题, 本身就是华人社区一次有组织的参政推动。笔者曾应邀于2011年分别在悉尼和墨尔本参加了推动者组织的活动。
- [16] 参见邱奕宏 (Yi-Hung Chiou) 论文 “‘Permanent Sojourn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2008, available at: http://citation.allacademic.com/meta/p_mla_apa_research_citation/2/3/8/3/9/pages238398/p238398-1.php。
- [17]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有关本书的评论, 参见: Christina Ho, “How the Chinese became Australians”, *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 8 (1), 2007。
- [18] Leo Suryadinata, “Patter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four ASEAN Stat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 15 (3), 1993。
- [19] Andrew Jakubowicz, “Empires of the sun: Towards a post-multicultural Australian politics”,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Journal*, 3 (1), 2011。该作者在撰写此文前曾专程到墨尔本征求本文作者意见, 并随后在悉尼共同参与过一系列探讨有关华人参政问题的活动。
- [20] Diana Lar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st Chinese Canadians: The Road to the 1993 Election”, in Elizabeth Sinn (ed.),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217-227, 1998。
- [21] 杨聪荣 《在“一个国家”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激荡中成长: 从公民社会模式看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空间》,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22] 参见连培德 (Pei-te Lien) 的若干研究, 如 “Transnational Homeland Concerns and Participation in U. S. Politics: A Comparison among Immigrants from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2 (1), pp. 269-298, 2006。另外, 还可参见邱奕宏以及 Shee-Jeong Park 在新西兰的研究, <https://researchspace.auckland.ac.nz/handle/2292/393>。
- [23] 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 汪晓寿译 《难以抉择——发展中国的政治参与》, 华夏出版社, 1989年。
- [24] 更多详情可参见新南威尔士州议会网页: <http://www.parliament.nsw.gov.au>。
- [25] 由于党内矛盾而使陈之彬一届出局的故事, 可参见记者 Alan Ramsey 在《悉尼晨锋报》上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 如: <http://www.smh.com.au/news/Alan-Ramsey/Europeans-too-were-tarred-by-Australias-White-brush/2004/12/14/1102787085287.html>。
- [26] 如发表在“澳洲新快网”上的报道 《工党候选人麦娇失去 Bennelong 议席》, <http://www.xkb.com.au/html/news/aozhoushizheng/2010/0821/41035.html>。
- [27] 为保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在此提示读者: 作者曾在澳洲主流媒体上公开批评陆克文执政期间对华政策方面的错误, 参见: Jia Gao, “A foreign concept: Less Rudd”, *Sydney Morning Herald*, <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opinion/a-foreign-concept-less-rudd-20111003-11550.html>。
- [28] 参见倪海宁 《胜败有凭, 余韵悠长: 澳大利亚联邦大选透视》, 《当代世界》2008年第1期。
- [29] 黄肇强等人的做法及其创建团结党的经历, 已被视为澳洲华人参政的一个大举动。参见吕伟雄等 《华人参政成为澳洲华社新亮点》, 《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2期, <http://qwgzyj.gqb.gov.cn/hwzh/123/193.shtml>。
- [30] 除了注释 [1] 提到的 Margot Saville 所著 *The Battle for Bennelong* 一书, 另可参见 Kathy Marks, “Mixing it up in Bennelong”, *Griffith Review*, <http://griffithreview.com/edition-29-prosper-or-perish/mixing-it-up-in-bennelong>,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 作者不仅认定本尼朗选区为中产阶级居住区, 还生动地描述了在多元文

化情况下的中产生活方式。

- [31] 读者可使用下述网页上的搜索功能, 查找根据澳洲 2006 和 2011 年两次人口普查所收集到的地方数据: <http://www.abs.gov.au/websitedbs/censushome.nsf/home/quickstats>。本文使用数据可见 <http://www.censusdata.abs.gov.au/ABSNavigation/prenav/ProductSearch?&areacode=LGA16700&producttype=QuickStats&action=401>。
- [32] 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基于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本尼朗选区情况编制了两个文件, 参见 http://www.censusdata.abs.gov.au/census_services/getproduct/census/2011/communityprofile/CED103。
- [33] <http://australianpropertyforum.com/topic/9770995/1/>。
- [34] 参见前面中提到的 Kathy Marks, “Mixing it up in Bennelong”。
- [35] George Megalogenis, “Heavyweight bout for Mandarin belt”, *The Australian*, 10 September, 2007.
- [36] Anthony Green, “Sydney’s Chinese Community, Support for Unity, and Liberal Prospects at the NSW Election”, Anthony Green’s Election Blog, *ABC Elections*, January 19, 2011.
- [37] 参见新华网报道 《澳洲大选结果启示海外华人: 参政良机做好关键少数》,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0-08/29/c_12495275.htm。
- [38] 详情参见 <http://cosmopolitancivilsocieties.com/2010/05/13/the-chinese-in-australian-politics-call-for-eoi-for-one-day-research-colloquium/>
- [39] 网上学术期刊名为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上述专题研讨会专刊参见 <http://epress.lib.uts.edu.au/journals/index.php/mcs/issue/view/138>。
- [40] 该组织自己的报道参见 <http://cccavic.org/media.html>。另外可参见研究者的评论: <http://asianaustrianstudies.org/home/news/post/report-on-the-chinese-community-council-of-australia-conference-april-2011/>
- [41] 参见刘路新 《澳华社区议会年会侧记》, <http://liu-luxin.hxwk.org/2012/08/20/>。
- [42] 参见 <http://cccavic.org/committee/PublicOfficer.html>。
- [43] 详情参见 <http://www.monash.vic.gov.au/council/jiehyung.htm>。
- [44] 澳洲 2011 年普查数据单独列出了中国大陆移民人数。本数字来自有关该地区的普查报告, 参见 <http://www.monash.vic.gov.au/city/documents/Monash-LGA2011CensusSummaryJuly.pdf>。
- [45] 有关参与新南威尔士州 2012 年市政厅选举的华人候选人的情况, 参见“澳视网”社区新闻专题节目: <http://www.ovideo.com.au/community.html>。
- [46] 参见 http://www.china.com.cn/overseas/txt/2007-03/29/content_8030860.htm。
- [47] 参见 <http://www.xkb.com.au/html/news/shehui/2012/0124/74773.html>。
- [48] 参见 <http://www.aohua.com.au/html/1309914766/99349.shtml>。
- [49] 参见冯兆基等的分析: Edmund Fung, and Jie Chen, *Changing Perceptions: the Attitudes of the PRC towards Australia and China*, Queensland: Griffith University, 1996.